

杨敏如和罗沛霖 国难佳偶,牵手一生

对于中国传统女性而言,嫁个好丈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才女杨敏如就是如此。其实,杨敏如有个显赫的家族,其兄杨宪益是翻译大家;其妹杨苾亦为有名且长寿的翻译家。她的丈夫是两院院士罗沛霖,她自己六十余载教书育人,桃李满天下。杨敏如说:“我的这一生,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但嫁对了人。”

“亲爱的人”

1931年,18岁的罗沛霖中学毕业,他放弃保送南开大学,决心去考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。私心里,他想逃离天津,躲开他的包办婚姻,尽管对方是前大总统冯国璋的孙女冯绮。

考场设在北京,他借住在好友杨缵武家中。有一天,杨家来了一批客人,是杨缵武的堂妹杨敏如一家。那年,杨敏如15岁,刚刚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。她出身富贵之家,父亲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,英年早逝后留下一大笔遗产。

虽然锦衣玉食,但杨敏如的身体一直不好,医生建议她多去户外活动,于是,母亲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,去香山避暑。

这一消息,让罗沛霖莫名地激动起来,父亲曾任北京电话局局长,香山有他的童年记忆。等待发榜百无聊赖,他建议杨缵武和他一起去香山住几天。

在父亲老部下的安排下,罗沛霖住在香山脚下的电话局办事处,而杨敏如一家则住在香山最高处的梯云山馆。

年龄相仿,出身相似,两个少年很快熟络起来。得知罗沛霖在初二时就被家里包办婚姻,并因抗拒不成,“渐渐养

成一种落落寡合、强犟无羁的怪脾气”时,杨敏如不禁生出了怜悯之心。

为了让他快乐起来,她和他下跳棋、打扑克,青春明媚的笑脸,如同阳光,穿过他心灵的旷野。一周时间里,爱的种子悄然种下。

不久,罗沛霖如愿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,杨敏如则返回天津读高中。分别时,他送给她一本《纳兰词》。杨敏如看了以后,开始热爱起古诗词来。

1934年,杨敏如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,成为诗词大家顾随的学生,她的词稿,总是放在最前面,顾随评价:“你作的词有纳兰的味。”

杨敏如20生日到来时,罗沛霖送给她一张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唱片,上面写着英文词“beloved”,意为“亲爱的人”。

终成眷属

1935年,罗沛霖大学毕业,他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通过律师解除了自己的包办婚姻。相识五年,他早已认定,只有杨敏如才是他愿意与之共度一生的人。

除去了枷锁,心情舒畅,在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,罗沛霖充满激情地投入无线电的设计工作中。

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,南京沦陷后,面对国民党节节溃败,罗沛霖认识到,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借一次出差的机会,他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
那时,杨敏如非常思念罗沛霖,她在纸上写下:“相期相望,重山重水,渐行渐远。”

在延安,罗沛霖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,他发挥自己的无

线电专长,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制作了几十台手工电台,并全部送到了抗日前线。得知此事后,毛泽东深受触动,他亲自题词:“发展创造力,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,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。”

1939年秋末,罗沛霖被派往重庆,杨敏如放弃出国机会,毅然决定追随他,去大后方“以书抗战”。

时隔三年终于重逢时,两个人百感交集。

尽管都在重庆,但见面依旧很少。他秘密开展地下党活动,筹建“青科协”,指引进步青年团结抗战;她站在讲台上,像顾随先生一样,给学生授业解惑。

为了资助罗沛霖的革命工作,杨敏如说服母亲,把丰厚嫁资悉数捐出。至于想念和爱恋,她只能偷偷写进词里,那一时期的作品,后来结集为《远梦词》。

1941年,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,破坏抗战,并大肆抓捕爱国人士,罗沛霖也上了黑名单。为了建立新的掩护关系,他提出结婚的请求。

那年2月16日,杨敏如和哥哥杨宪益的婚礼同时举行,“双婚”典礼热闹非凡,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是证婚人,他盛赞罗杨“十年爱情,终成眷属”。

长情永继

抗战胜利后,党组织希望罗沛霖设法去美国留学,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设服务,他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在钱学森的推荐下,1947年,罗沛霖辞别杨敏如和一双年幼的儿女,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

隔着重重山水,他们互相激励,他以35岁“高龄”重新拿起书本,不到两年就修完博士课程;她一边抚育儿女,一边深耕在古典文学领域,所授课程深受学生追捧。

1950年,罗沛霖完成学业回

国。当他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,女儿清脆地喊出了“爸爸”。而两年多前离开时,她尚在牙牙学语。

无数的思念,都化作你依我依,有杨敏如作后盾,罗沛霖激情澎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,他改进报话机,研制无线电台,筹建华北无线电器材厂,忙碌而兴奋。

1972年,已近花甲之年的罗沛霖把全部热情投入事业,不仅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专业主要创始人,还主持建成了我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,为电子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:杨敏如则教书育人,著书立说,成为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。

国难佳偶,牵手就是一生。金婚时,她带着他送的钻石戒指,内心充满甜蜜。时隔60年,他们重游香山,少年时一起下棋、歌唱的梦幻往事又扑面而来。

感慨之余,罗沛霖诗成四句:“少时初聚此青山,宛转播迁六十年。拍曲剧谈紫梦寐,泼茶夜语沁心田。”

绿水长流,青山还在,可是,分别的时刻还是到了。

2010年,97岁的罗沛霖因病入院,同样耄耋的杨敏如数次探视,他“闭目熟眠,未交一语”,想到他一生的上下求索,她不禁潸然泪下。几个月后,罗沛霖去世。遗体送别仪式上,杨敏如啜泣着泪水说:“他这是自然归队了。”

“每天下午我们都喝下午茶,他为我冲上一杯咖啡,切上一块点心,便凝固住了我们相濡以沫的一生最精彩的时光。”陷在回忆里,百岁高龄时,杨敏如整理出了记录他们爱情的《兼葭集》,80载风雨同行,情绵绵,爱无边。

2017年12月,杨敏如去另外一个世界与罗沛霖重聚,在那儿,他们将“长情永继”。

她曾说:“我的这一生,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但嫁对了人。”他也曾说:“我这辈子就她一个女朋友,她这辈子也就我一个男朋友。”此生,这是他们最骄傲、最幸福的事。

据《恋爱婚姻家庭》潘彩霞/文

陈济棠助蒋介石圆“玉玺梦”

1928年8月,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后,生出镌制国玺的欲望。在他的授意下,是年11月2日,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:制玉质国玺,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、形状。蒋介石对国玺的材质十分在意,只是苦于国民政府初建,而历史战乱使得清朝大内库中留下的玉料已不多,且参差不齐,只好留待日后。

1929年春,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、白崇禧势力之间爆发了“蒋桂战争”,暗中支持桂系的粤系将领李济深被扣押。此时,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上海,他公开支持蒋介石,蒋介石遂委任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。陈济棠之后又以李明瑞(北伐名将,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)“赤化广西”为借口,乘机夺取了广西的地盘。

陈济棠对蒋介石的“知遇之恩”感激涕零,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回报。思来想去,陈济棠专门向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咨询。古应芬是同盟会元老,他告诉陈

济棠,蒋介石亟须镌制一方国玺,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印材。

陈济棠心领神会,他知道缅甸出产的翡翠是玉中之王,便派人前往缅甸求购,踏破铁鞋,终于寻找了一块上好的翡翠玉石,以9500块大洋的高价购回,并托古应芬转献蒋介石。

蒋介石起初对陈济棠送来的这块裸料不以为然,后经古应芬反复解释,他才同意请玉石专家鉴定,并将翡翠裸石从中割开,一刀下来,展现在人面前的果然是块稀世珍宝。蒋介石遂决定以此来镌国玺,以一方送中央党部镌党玺,一方用于镌“中华民国之玺”。1929年10月10日,南京国民政府明令:于国庆日启用国玺。

1936年“两广事变”发生,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,起兵反蒋。有人拿他献玉的媚蒋之举说事,而陈济棠辩解说献玉是“表示余……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”。

1949年,“中华民国之玺”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。

据《中国档案报》王俊明/文